

烟台故事

从烟台走出的开国将军

孙桂廷

翻开鲁东大学校史,有这样的一位开国少将,他当学生时的名字叫高玉麟,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高锐,曾被战友们誉为中国的“潘菲诺夫”。在2010年鲁东大学80年校庆时,高锐将军被评为鲁东大学杰出校友。

负笈求学“二乡师”

高锐1919年出生于胶东地区的中心地带莱阳县(今莱阳市)一个贫寒家庭。1934年9月,15岁的高锐(时名高玉麟)考入当时在莱阳的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鲁东大学的前身)五级一班学习。他在班级中尽管年龄小,其个子却并不矮,也是在同学中威信很高的一个,后来被大家推选为班长。

在学校的良好氛围中,高锐开始阅读进步小说和书刊,不但读鲁迅、读巴金,还读高尔基等外国文学作品和一些可以找到的红色期刊。高锐这样回忆:“当时二乡师图书室里的高尔基、鲁迅以及一些中外小说,给了我一些浪漫主义的遐想,大大丰富了我的想象力和冒险思想,对后来参加革命起到了激励作用。”

不仅思想倾向革命,高锐还与姜林东等同学搞一些抗日宣传和地下活动,例如散发由著名诗人何其芳老师

定稿的《告胶东人民同胞书》等地下党传单,地下党成立“抗日救国会”,高锐担任了纠察股长。作为五级一班的班长,高锐的鼓动作用无疑更为突出。

当时省立二乡师活跃着20多位共产党员,点燃了地下斗争的革命烽火,特别是已经被当地莱阳反动当局重金悬赏缉捕的二乡师党支部书记姜宗泰,他不仅是莱阳县委书记,还是红军游击队长,经常搞得反动当局鸡犬不宁,促使招(远)莱(莱阳)海(海阳)边区几乎成了“小苏区”,在二乡师学生中颇具影响。

高锐既是姜宗泰的校友,又是同乡,他非常佩服姜宗泰。姜宗泰因为战友为掩护自己而牺牲,从此把名字改成了那个战友的名字林月樵。本来敌人将姜宗泰始称之为“姜二虎”,后来又改称其为“林二虎”,反动派越是重赏缉拿他这位老乡,高锐越是钦佩他。

长途跋涉奔赴宝塔山

当时还没有与校长吴伯箫一起同时撤离莱阳的五级一班班长高锐,同其他四位同学相约,决定骑自行车奔赴延安!

高锐与姜林东约好,又联系了姜受域(后更名鲁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科院某部党委书记)、张振第(后更名张凯,曾任总参某部政委)和曲长川(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黑龙江省珲春市委书记)这三位同班同学。他们各自借来了自行车,带上地瓜、玉米饼子和咸菜,背上用大葫芦做成的水壶,到二

乡师空荡荡的院内集合,开始了三千里艰难远行。

他们走了近一个月,由于半途关卡太多,就以到西安转学为由,乘上了去西安的火车。在洛河大桥附近,遇到了日寇飞机的轰炸,他们跳出火车逃生,一路几经盘查与周折,终于找到了八路军在西安的办事处,最后在办事处同志的帮助下,奔向心心念念的宝塔山。

在已经先期到达延安的二乡师老师唐般若引领下,他们到抗日军政大学见



二乡师的教务主任王衷一是留苏归来的,1927年5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不仅在讲授的“农村经济”课中大谈苏俄革命、讲列宁、讲苏联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还用俄语教唱过《国际歌》,使少年高锐更加心向光明,拥护共产党,为他的人生道路走向奠定了基石。

1937年,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全面侵华。秋天,日本鬼子的飞机已经侵飞到了莱阳的上空,可爱的母校二乡师竟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学校在难以继的情况下,由著名红色作家吴伯箫校长带领近400名学生转移。吴伯箫最后辗转西上奔赴延安,进入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

了老校长吴伯箫,然后转学到陕北公学。

高锐转学后,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学习期间,他经常可以聆听到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等等领导同志的讲课或报告,这对于一个不满20岁的革命青年来说,是何等的幸运,又是何等的激励和鞭策!

毕业后,高锐被分配到山东工作,在八路军胶东军区军政干校担任教育长。当时,许世友将军正担任着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

潘菲诺夫是前苏联战功卓著的近卫军第八师第一任师长,他足智多谋,勇敢顽强,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的英雄事迹感天动地。这也难怪战士们会给他起了“潘菲诺夫”这个绰号。

高锐打仗有一套,更不失儒将风度,战斗之余,他常常泼墨挥毫,画画、写诗、填词,在华东野战军中颇有名气。他历任团参谋长、师参谋长、师长、军参谋长、兰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兼宁夏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二乡师第五级校友中,不仅高锐是开国少将,他的同级同学姜林东、谭旌樵、刘春山都被授予少将军衔,还有一位是无冕将军白相国,曾是国家外贸部部长。他们生于忧患,学于乡师,长于战火,用他们赤诚的家国情怀,谱写出别样的青春之歌。

高锐这位战将,后来著有《战役学纲要》《游击战纲要》《战略学》《中国军事史略》《中国上古军事史》(获1996年全国第十届图书奖)及文学创作《战火冶炼》《行吟集》(诗集)等,他也是独树一帜的鲁东大学作家群的一员。

2016年,高锐将军与世长辞,享年97岁。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鲁东大学的校史里。

往事如昨

父亲的“三好”

胡建军

父亲今年84岁,是个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一生有三样爱好——烟酒茶。

父亲的烟抽得很厉害。由于奶奶过世早,家里兄弟姊妹多,瘦弱的父亲十几岁就承担起养家的重任,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与烟结下了不解之缘。很早的时候,他抽的是大烟袋锅,装上烟叶,点上火,叭嗒叭嗒抽上几口,很呛鼻子也很辣眼。后来条件好一点了,兜里装一个小盒,小盒里装点烟丝,放到纸上,把烟丝摆弄成条状形,从烟纸的一头小心翼翼卷动起来,卷成一头粗一头细的喇叭烟卷,最后封口的时候用舌头舔下烟纸,手卷烟就做好了。

那个年代,庄稼地里活多而且繁重,每当累了的时候,父亲就会抽上一支烟略作休息,然后卯足了劲儿,继续干。1995年我结婚以后,每次回家会给父亲带上一条香烟,他才慢慢地丢掉了卷烟,抽上了烟卷。

父亲后来抽烟很重,以至于每周要给他买一条烟才可以保证他的需求。但随着年龄增大、免疫力下降,他的身体出现了毛病,哮喘、咳嗽,还不爱吃饭。不得已,我和他交流,说:“爸,不是儿子供不起您抽烟,而是您的身体真的不允许,您活得好好的就是儿女最大的福分。”通情达理的父亲把我的话听进去了,戒掉了他大半辈子不离身的烟,身体也慢慢地变好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酒量一直很大。他爱逞强斗酒,总愿在酒桌上和人比拼。我10多岁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好一点儿了,有时给人帮忙、亲戚过事,每次酒局散场,父亲总是摇摇晃晃醉酒而回。不过,父亲醉酒不闹事,总是闷头而睡。每次出去前,妈妈总要叮嘱不要喝多,他总是说,我什么时候喝多了。可一旦到了酒桌前就判若两人。听说父亲喝酒很冲,总是“一口闷”,每次能喝一斤多白酒。别人基本都趴下了,只有他还能摇晃着走回家。如今年龄大了,酒量大不如前,也不斗酒了,现在每顿就喝一二两。

父亲可谓嗜茶如命,可能与基因有关。爷爷爱喝茶,叔叔大爷爱喝茶,我们这一辈也爱喝茶。那时候家境不宽裕,买不起茶叶,有时人家送点茶叶,他都当作宝贝,每次捏一点,反复冲着喝,直到冲得没有颜色了,才依依不舍地倒掉。后来,我们兄妹三个都成家了,能孝敬父亲了,加之亲戚朋友也送,父亲的茶多了起来,西湖龙井、黄山毛峰、铁观音、日照绿等等。每天他都要冲上一壶茶,喝上半天,好像要把自己整个人都泡在茶水里。喝着茶、听着戏曲,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烟酒茶,是父亲的三大爱好,它们陪伴了父亲的大半生。值得庆幸的是,烟父亲已戒掉,酒适量饮用,茶不离不弃,这也许就是父亲身体没毛病、能长寿的原因吧。